

雲

馬蒂納·摩諾著



云

〔法〕馬蒂納·摩諾著

周仰煦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美国石油壟斷資本家房·騰·勃朗特的女儿芭特莉西雅在太平洋上中了氢彈灰的幅射性毒，病倒了。头发都脫光了，牙齿也全落掉，整个的面容变得不成人样。有一天，她父亲在她病房里对她母亲說他已掌握了全世界的石油，除了苏联的巴庫油田无从着手，好在用一顆原子彈就可以把巴庫全部炸毀。她听見以后恨极了，从此不再跟她父亲說一句話。在临死的时候，她的母亲决定去团結全世界人民进行反对原子武器的斗争运动。

Martine Monod

Le Nuage

根据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版本譯出

云

〔法〕馬蒂納·摩諾著

周 仰 熙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415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2 插頁 1 字數 65,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6,000 定价(6) 0.32元



馬蒂納·摩諾

关于作者

馬蒂納·摩諾(Martine Monod)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日生于巴黎巴西区里的一个中产阶级家里，是这一家的独养女儿。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自由主义者。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在巴黎度过。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大学，得到英文系硕士学位。她对文学、历史和外国語都有濃厚的兴趣。

她在英国和苏格蘭生活了一个很長时期。一九三九年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密尔斯大学的獎学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她不能成行。

战争时期她一直住在巴黎。在敌人的統治下，对敌人的斗争中，她开始認識了现实的世界。

她在对敌人的斗争中遇到了詩人和出版家法朗斯华·摩諾(François Monod)和他結了婚。他們住在巴黎近郊，現有三个孩子。

她在一九五〇年担任巴黎今晚报的編輯，負責本埠新聞欄，直到該报停办为止。現在从事文学和电影的批評工作，担任几家报館(主要是法蘭西文学报)的記者。

一九五〇年她出版第一部小說瑪拉珊尔达。第二部女王的威士忌于一九五四年出版，因之获得一九五五年費乃翁

(Fénson)獎金。接着是云在一九五五年出版。这三部小說現在已有好几国的譯文。

她爱好旅行，她是記者、作者，又是翻譯家，在工作活动之余就到世界各地旅行。近几年来她到过中国，也游历了苏联、德国、北非和中欧各地。

目 次

关于作者 I

1 卡苔琳家的跳舞会 3

2 一个太阳从西方出来 21

3 深深卧在床里的人 47

4 爱情,我可爱的爱情 66

5 芭特莉茜雅要死了 92

“大王，您沒有跟我談到那个牺牲者。”④

拉辛

① 引自法国大诗人拉辛 (Jean Racine, 1639—1699) 的悲剧依斐杰妮在欧利德 (Iphigénie en Aulide) 四幕, 三场, 十四行。当时米山纳斯 (Mycènes) 国王亞加默农 (Agamemnon) 統率希臘 军队渡海进攻 特洛亞 (Troie), 因风被阻在欧利德海港, 准备把亲生女依斐杰妮杀了作祭神的牺牲物, 以邀神寵而得順风。当他查詢有没有把女儿帶來时, 依斐杰妮的母亲知道他的用心, 就回答他: “大王, 您沒有跟我談到那个牺牲者。” (Vous ne parlez point, Seigneur, de la victime.) 作者引用这句话, 正譬喻帝国主义者不顧一切进行氢彈試驗, 准备战争,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爱女牺牲了, 也在所不惜。

1 卡苔琳家的跳舞会

进了房·騰·勃朗特家的大門，就是一个鑲滿鏡子的大厅。鏡子很高很寬，給細長的銅条子一块一块地隔开。几張黃色綢面的軟榻，低得差不多和地面一样高。还有几張相当低的金屬架子嵌着白色大理石的螺形脚的桌子。許多名貴的鮮花。原来那天晚上要举行一个跳舞会，而卡苔琳·房·騰·勃朗特办起事来，总是特別周到。

杰·杰·房·騰·勃朗特認為最好的东西总是最貴的。他要最好的东西。跳舞会就是为他和他的事业而举行的，卡苔琳是在順从他的意思。他今天晚上会售出一大批石油。她要尽力来协助他。

她站在客厅的門口。她的形影在那套鏡子的尽头，正是恰到好处，簡直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可是她并不这样笨，沒有因此而得意忘形起来——她只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快慰而已。

卡苔琳穿着一件白色晚服，一串鑽石項圈紧挂在脖子上；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地，略略卷成发圈，不戴一件首飾；爱尔兰女人的綠眼睛，輕輕一笑更覺有神，微笑也在紅唇的閃光下舒展到雪白的貝齿上。从凝脂般的肩头舒展出美丽的双臂，

高高的胸脯。右手指上戴着一颗藍寶石——她举起手来向她的朋友雕刻家勃朗宋打招呼。寶石閃出一道藍光，那許多鏡子就把這道藍光忠实地重复地反映出来。賓客們陸續來到。勃朗宋知道她這個手勢是專為着他一個人的。在進來的一群客人中間，誰都不會受到這一個招呼；而且寶石在袒裸的肌膚上發出耀眼的光芒。然而他毫無笑容。他也略略舉手回禮。他所愛的這個女人並不愛他。他一見了她，傷疤就又破裂了。

房·騰·勃朗特家的那套房間的設計，在建築上是享有盛名的，在這套房間的進口處，就聽到樂隊奏得好不熱鬧。人們在跳舞。有些人歡喜跳舞。還有些人，象卡苔琳那樣，正在做他們該做的事。在壁角里，靠近幾個小型流動酒排中間的一個，杰·杰在談天：“說到釣鱈魚，我有一個竅門……”卡苔琳微微一笑。“釣鱈魚”，對杰·杰來說，是談判生意的開場白。到了一定的時間，不用說，這個時間是不會太長的，那個正在聽他說話的大塊頭的錢就會從他的口袋里轉入房·騰·勃朗特的袋里去。交易決不會在一個相反的方向進行的。金元，金元，金元，金元，金元……勃朗宋跟他的太太莫妮加跳舞，她的美麗象雕象那樣不合實用。

住宅外面，汽車成行地排列着。氣候很溫和，加利福尼亞三月中旬的風光真美。就在近處，太平洋上吹來一陣陣清風；花園中，一對一對的男女已經各自尋找無人的地方。在平台上可以聽到隱約的聲音，那是格格的笑聲，半推半就的表示，和女人晚服弄縐時發出的很特殊的声响。卡苔琳不懈怠地在盡她女主人的職務。她只覺得一個人單獨擔當這樣的職務是

很无聊的。如果索菲在这儿，那就好了！或者芭特莉茜雅也成。尤其是索菲。虽然她的長女平常老是使她生气，可是今晚想到了她，却并没有怎样不快乐。索菲今年二十二岁，除了一头黑发外，一点儿不象母亲。此外，她生得有房·騰·勃朗特家人的粗厚的身体。大大的眼睛和坚定的自信心。上帝創造了石油，所以上帝是偉大的，值得歌頌的——可是房·騰·勃朗特家人管理着石油，他們对上帝正象穆罕默德之对阿拉①。索菲决不張口大笑，吃貽貝时也用叉②，只交有用处的朋友。她这样交朋友并非出于心計，而是更糟，出于天性的所好，她嫁了一个傻瓜名叫哈利·勃罗姆菲尔德，是專門經營远东业务的勃罗姆菲尔德銀行家的独子。索菲現在住在东京，她的丈夫在那里管理着日本的总分行。她真使人討厭，卡苔琳想道，但是她总能看准时机，在吃干酪时把火柴递给客人③，也知道跟那位医生的太太應該講些什么話，这位太太做了一个参議員的情人，可是医生还蒙在鼓里。卡苔琳觉着社交关系真是累人。

芭特莉茜雅跟索菲完全不一样。她美丽得很，可是头脑象驢子样固执，彻头彻尾是一个爱尔兰女人的性格。从前两个月起，她已經十八岁了。即使她在这个舞会中，也不会帮她母亲什么忙。她只会想到跳舞，嬉笑，卖弄风情，稍为疯狂一

① 阿拉，是伊斯蘭教对眞主的称呼。

② 平常吃貽貝用手，用叉为了故意要显得文雅。

③ 干酪是最后一道菜，一上千酪就可以抽烟了。她知道在吃干酪时把火柴递给客人，就是說她知道掌握时机。

下。她准会喝几口酒，微微帶些醉意，可是喝得并不太多，只是叫自己变成一股燃烧一切的火焰罢了。一头紅发，象瀑布样乱蓬蓬地垂下来，梳子没法使那些头发就范五分鐘，眼睛活象她母亲，全身的精神都流露在眼神里——芭特莉茜雅爱穿白色衣服，不喜欢戴首飾。

“把这些手飾全都給了索菲吧，媽媽，那她不知要多高兴呢。”

“宁死都不給她，”卡苔琳說。

“噢！母亲，您不象一位太太。”

她学着索菲的口音，学得这样象，她們倆都大声笑了起来，笑得連身子都倒在軟榻上的垫子里了。

“索菲也有她的長处，”卡苔琳客觀地說。

“長处多着呢。”芭特莉茜雅叹了一口气。

于是，她們倆又一块儿狂笑起来了。今天晚上，索菲会很有用。但是芭特莉茜雅是太阳。她的温暖象太阳样地无可否認。

“卡苔琳，跳这一次华尔茲舞好吧？”

勃朗宋在她的面前鞠了一躬。可憐的勃朗宋，这样富有天才却这样不討人家的欢心。他娶莫妮加，象人家收买一座美丽的大理石象一样，只是为了眼睛的欣賞。現在，她分明使他厌倦了。但是除了卡苔琳，任何女人都逗不起他的兴趣来。

她跟着他穿过了一对对跳舞的男女，碰到了杰·杰的目光。杰·杰对她笑笑，而且微微地映了一映眼睛。他們倆是

相互了解的。他覺得她很美麗，很有風趣，很有代表性。她給他養了兩個孩子，並且很聰明地、高高兴兴地撫養了她們。她欣賞他那堅定的性格。他和藹可親，使人安心，雖然有點粗獷，可是判斷事物非常準確，這點很討她的歡喜。他們夫婦倆沒一個是軟心腸的。他們都相當粗暴無情，只是方式不同罷了。杰·杰在買賣上，卡苔琳在跟象勃朗宋这样的人交接的時候。關於這些，芭特莉茜雅確實是他倆的女兒。索非歡喜掉點兒眼淚，眼睛向天，對可憐的小貓表示憐憫。芭特莉茜雅的為人，却象在白紙上劃一條黑綫，一清二楚。

杰·杰有一個倚老賣老、貪得無厭的父親，極端的“五月之花者”^①，他是一個屈居在上帝之下的主宰者，只要上帝贊同他的意見。他還有一只直通上天的專用電話，他時常從這只電話里接到令人挺安心的贊許。他一去世，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他的太太把每年巨大的收入用來供養幾個有靈感而無飯吃的布道者，和支持無數保護少女的慈善組織。她叫杰·杰的妹妹幫助她，杰·杰的妹妹是一個性情憂郁的獨身者，從來沒結過婚。卡苔琳認為沒有人願意娶她的小姑，這說明了有些地方，人類還是可取的。杰·杰這個人還可忍受，就因為他簡直不象房·騰·勃朗特家的人。他具有開拓者豪爽和善的性格。大概房·騰·勃朗特家的一位太太玩了什麼花招

① 避英國教禍的新教徒一百二十人於一六二〇年由荷蘭的德爾菲夏文港，乘五月之花（May flower）一船赴美洲殖民。“五月之花者”是說開天辟地的，因此是道道地地的美國人。

吧①——不过卡苔琳并不追究下去。

“你为什么笑？”勃朗宋問道。

这一声問話帶些儿挑衅的口气，这是他情不自禁的。他总是害怕卡苔琳在笑他。这一夜，真是难受。除了跳舞，他再沒有其他机会把这个女人抱在怀里。可是她现在还是在笑呢。

“我想到了我的婆婆，”卡苔琳說。

“你的婆婆并不可笑啊。”

“可是阴气森森的。我父亲肯定地說过，假定他在小伙子的时候，落在一个荒島上，就只她一个女人和他作伴，那么十年之后，也許他会鼓起勇气来向她打个招呼：‘早安，太太，您好么？’那时候她一定会这样答复他：‘你把我当作什么样的女人啦！你别看錯了人！’”

她又微微地笑了一笑，这一次她倒是真的有所感触了。那位老医生湯姆·奥哈洛蘭不願意下楼，不願意为了他女婿的跳舞会而离开他那个置滿書籍和图画的大房間。

“我厌恶舞会，”他向女儿解釋道。“既不能吸烟斗，又不能穿了晨衣到那儿去，而且还得陪着那些肥胖的太太們跳舞。”

总之，在湯姆医生看来，这就是舞会的一个正确的定义。

“在你看来，舞会是怎么一回事呢，勃朗宋？”卡苔琳問。

① 这句话可能暗示杰·杰并不是房·騰·勃朗特家的人生养的。开拓者指十九世紀中叶向美国西方开拓的人們，这些人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五月之花者”，是美国的“开国元勋”，跟这班后来的“开拓者”比起来，他們就显得高貴得多了。

“跟其余的一切一样。你在那里，就是天堂，你不在，就是空虚。”

这就是勃朗宋叫人生气的地方。他創造了许多这么偉大的形象，他的天才有着輝煌，不寻常的一方面，可是他竟会說出这种使人不能置信的廢話。“你的打寒噤的情人”芭特莉茜雅这样称呼他，有时还叫他“这可憐的家伙”。芭特莉茜雅从来不对人表示同情，可是你总是能够知道得很清楚她怎样对待你。她心里怎样想，嘴里就怎样說，嘴里怎样說，就动手怎样做，而且做了之后，决不懊悔。卡苔琳有一会的工夫非常希望芭特莉茜雅在她身边。从敞开的窗口，吹来了一阵黎明前的凉风，象檸檬皮汁一样透人心肺。在日本海面上，当然也有风吹过。芭特莉茜雅离这里很远，在太平洋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这片海洋的波浪差不多就在窗底下拍打着，这片海洋也载着芭特莉茜雅的游艇；这只游艇，木料漆得光滑，銅料擦得发亮，真是精美；这是杰·杰和卡苔琳在她滿十八岁时送給她的。在日本附近的海面上，这会儿是什么時間呢——既然日本是存在的，当然也有時間了。

“我正問自个儿，‘瑪丽—安納’这时候究竟在哪儿？”

勃朗宋好不难受。

“真奇怪，你跟我在一块儿，就能够想到其他的事上去。”

“我挂虑芭特莉茜雅是很自然的。”

“芭特莉茜雅象你。这个棘手的小东西不管什么环境她总有一套对付的办法。”

“芭特莉茜雅很不錯，”卡苔琳說。

他們还跳了一会舞，都不曾开口。舞会渐渐达到高潮。乐队也真卖劲。吹薩克斯风的心里想道：“如果这些仰起了头，轉着圈儿的女孩子中，有一个是給我的那該多好。”这位音乐师长得并不丑，技术也很高明。百万富翁的女儿們是不容易勾搭上的。可是这种事也发生过，他满怀希望地在想，这种事是发生过的。

“这是有关美国生死存亡的問題，”杰·杰說道。

卡苔琳在肚里暗笑。鱗魚的阶段已經过去了。現在杰·杰来到爱国主义的阶段了。看到跟他談話的那个人迷惘的眼神，生意一定进行得很順利。在壁爐架上，陈列着一架油井架子的模型，完全用白金制成，在这架方方正正的架子旁边的那些蘭花更加显得纖柔了。

“这是职工們送我的礼物……”杰·杰說。

他說的不是蘭花，而是指那架油井架子的模型。杰·杰·房·騰·勃朗特的五十寿辰，石油界中的庆祝会真够熱鬧！漂亮的房·騰·勃朗特太太穿了一件很朴素的灰色法蘭絨長袍，把一束紅色的康乃生花紧抱在胸前，吻着那个神情慌張的小女孩子。庆祝是在房·騰·勃朗特联合公司的大客厅里举行的，总公司的职员全体出了席。大家一块儿喝酒，每个人都春风滿面。他們把这架白金油井架子模型献給杰·杰的时候，卡苔琳心里很快活。他一定很受同事們的愛戴！人事科長在他簡短的致辞中也是这么說。那时，卡苔琳看到人家的笑容。笑容有点勉强，正因人們在深深感动的时候，笑起来总是不大自然。